

SHAN CHUAN

# 山 船

李世权◎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山 船

李世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船 / 李世权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1

(文荟名家丛书 / 杨菊主编)

ISBN 978-7-5059-7906-2

I. ①山…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029 号

|      |                            |
|------|----------------------------|
| 书 名  | 山船                         |
| 作 者  | 李世权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李 民                        |
| 印 刷  | 成都白马印务有限公司                 |
| 设计制作 | 四川省科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66684916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22                         |
|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7906-2     |
| 定 价  | 38.00 元                    |

你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目 录

|           |       |
|-----------|-------|
| 放 排 ..... | / 1   |
| 骂 饭 ..... | / 51  |
| 响 街 ..... | / 71  |
| 空 袭 ..... | / 123 |
| 山 船 ..... | / 163 |
| 花过雨 ..... | / 273 |

# 放 排

乌江里的木排竹筏一年四季都是一派繁忙景象。放排匠一批接一批，一代传一代。不光是男人，也有女人。他们用汗水，用鲜血，用生命和狂暴的大自然搏斗。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也和千里乌江共存！





## 放 排

我敢说天下名山胜水没有一处能和乌江腹地的辣子溪相比。

这绵长的小溪像一条纤弱的藤蔓，深情地依恋在数峰争雄的大山脚下，它一头热烈地和乌江拥抱，一头九曲回肠般地钻进大山深处，像梦一样朦胧缥缈，像天仙般扑朔迷离。春、秋、冬三季，半干涸的河床里，满是灰白灰白的鹅卵石。大大小小，挨挨挤挤地睡在那里。一泓碧绿澄澈的溪水，轻轻地哼着单调舒缓的歌儿，在河床低洼处，悠闲自得地一路流去。有时，遇到几尺高的坎坡，溪水便收紧腰身，像箭一样蹿下去，发出轻微的吼声。那汪碧水立即被摔碎，飞珠溅玉般地开花，把一个个卵石洗得晶莹发亮。岸边的水竹、芭茅、黄荆、藤构、红籽和其他灌木丛便沐浴在薄薄的雾岚里。雾在竹叶树枝草尖上凝聚，然后变大变肥变亮，又争先恐后地往下蹿……竹叶轻轻抖，草尖点点头。三两只点水雀儿在水花中飞来飞去，寻觅那些摔伤的泥鳅小虾。一到夏天，辣子溪就变得桀骜不驯。遇到八面山有偏东雨（雷阵雨），转眼间

温顺的小溪就浊浪翻滚,虎啸雷鸣般左冲右突。像脱缰狂奔的野马,也像摇风鼓浪的巨鲸,势不可挡。这时你会感到大地的震颤,生活的严峻,宇宙的雄浑。

颠连起伏的群山像无数成阵的队列,怒弓起苍黑的脊梁,驮负着从远古而来的沧桑岁月。山上长满了血柏、红豆、水青杠、银杉、箭杆松一类珍贵木材。但因山高水远,交通阻塞,可惜这些宝贵木材多少世纪以来都是自生自灭。枯藤老树残枝败叶在岁月的风刀霜剑中化成腐殖汁,又滋生着更加粗壮葳蕤的下一代。山民们把大树砍来修房造屋,劈柴烧炭,永远也用不完万分之一。不知从哪一辈祖先开始,终于有人把树木砍来码在辣子溪边,扎成木排,待夏天山洪暴发时,让那力拔万钧的巨龙把木排卷着驮着冲进乌江,然后漂向涪陵、万县、汉口,换回布匹、盐巴、洋火、镜子、针头线脑等日用百货。

漂排是一场把生命押进去的赌博,当地人叫做“血盆里抓饭吃”。我永远崇敬那些勇敢开拓生活的祖先。他们在这片悲苦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熬尽青春,世世代代在这荒凉的武陵山余脉里播种勇敢、希望和进取精神!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在翻阅那些浸透血泪的一页页历史时,往往灵魂受到剧烈震撼,心灵受到庄严洗礼。不仅仅是洒一掬清泪,悼一次亡灵。

那天,山巴姑收拾停当,从那烟熏火燎的小木屋走出来,臂弯里钩一个蓝底白花的瓦丹帕小包,很像土家村寨女人回娘家的打扮。稍显不同的是,小腿上缠了紧绷绷的青色裹脚帕,脚上套一双蓑草编织的麻耳草鞋,腰间捆一条背小娃儿用的背带布条。这一身装束,活脱脱是一个出远门的小伙子。只有颈脖上的银项圈和耳朵上的白耳环,证明这是一个假小子。她信步走下阶沿,阳光就把她包围起来。她觉得今天太阳又大又亮,心儿咚咚地跳得厉害,脸上也浸透着红晕。



端阳节才过十多天,八面山的气候就一天天滚烫起来,太阳刚挂上山顶,地上就像着了火一样。风从辣子溪口灌进来,软一阵硬一阵的,不断把满山遍野的葛叶掀翻,露出粉白粉白的底面;松树林却发出低沉、雄浑的嚯嚯吼声。几只小山楂红嘴雀儿惊恐地叫着,飞起落下,又飞起落下。那些系着铜铃的黄牛,被漫山遍野的碧草淹没,清脆的铃声昭示着它们在欢快地啃草。不时传来“哞——哞——”的叫声,不知是召唤主人还是在呼朋引伴……这时快到中午,山巴姑发现西南山巅上,冒出一堆堆墨黑白色的云朵,不断变幻增大,迅速向头顶压过来。她晓得,一场暴雨说来就来。她紧紧腰带,捞起一根楠竹,飞快地朝辣子溪边跑去。

泥土是湿润的,黏糊糊蒸腾起夹着野花香味的缕缕潮气。这气味很爽心很香甜。真怪,她嫁到辣子溪多年了,好像今天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心中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涩。露珠浸透了麻耳草鞋,凉丝丝的,浸入心脾。她把长长的发辫盘上头顶,再用青绸帕紧紧箍住。两只银白色的耳坠子就分外显眼。颀长圆润的脖颈带着曾有母亲体温的银项圈。一件土家姑娘极普通的满襟衣服被腰带束成上下两半,使这个比较柔弱的女人变得虎虎有生气。正如八面山上许多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样,她对今天的远出,抱有数不清的希望和莫名其妙的遐想。相反,对旅途的艰辛却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反正年年都有人从辣子溪放排闯滩,那些被人戏称为“水打棒”的家伙回来以后,似乎腰缠万贯,一个二个都爱神吹武吹,往往泡沫四射,眉飞色舞,逛一趟涪州城就像上过天堂一般神气,那架势撩拨得一些年轻人心里痒酥酥的。对她来说,只有放排才能闯出这令人烦闷的八面山,到乌江以外的涪州去见见世面。况且,女人放排也不是从她开始。不过,那个珍藏在心底的大胆计划得千万保密。这个秘密使她几天来坐立不安,昨夜甚至整夜未能合眼。这种痛苦煎熬几乎使她放弃了漂排的打算。

“呜——啰啰——”对面山上传来男人们相互呼唤的口哨

声,尖厉、雄浑,富有山里人特有的阳刚之气。接着,仿佛四处都响起同样的应答声,彼起此伏,在山野中冲撞回荡。苍茫的大山立刻像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一样,热血奔涌,躁动不安。只有漂排人明白这哨声的特殊含义:既不是冬天打枪匠上山围猎,也不是春天烧荒下种,更不是夏天男女老少敲锣打鼓薅草打闹,而是八面山上勇敢的漂排者们冒险出征的集合令。这口哨声既是给亲人们告别,又是给远征同行者壮威,于是就格外渗进几分庄严和离愁别绪。照惯例,凡是家里有人漂排,家家户户就会在自家的香炉里焚香化纸,作揖叩头,求神灵保佑亲人一路平安。

山巴姑听到口哨声立即停住,循声寻找伙伴们。只见满山青树翠蔓,一色碧绿,能听到声音却看不见人影。尽管如此,她还是从那众多的口哨呼唤应答声中,分辨出她最想听到的声音。那哨音除了尖厉雄浑之外,似乎还有某种热辣辣的情感和肆无忌惮的张狂。她感到一种惊悸,一种振奋,也有一种安慰。山巴姑也不由自主地学着男人的样子,双手捧成喇叭状,回敬一声清脆稚嫩的“呜——啰啰——”谁知她的声音一出口,应和声立刻满山遍野地响起来。一个比一个响亮,一个比一个热烈。山巴姑的脸红了,她体察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价值和莫名其妙的幸福。好像有许多双热烈的眼睛望着她,充满信任、鼓励和友情。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她,召唤着她。于是,她蹦蹦跳跳地飞跑下山去……

辣子溪边,已陆续汇集了七八条汉子。这是一片小小的开阔地,整整齐齐地码好从山上滑下来的木料。这些木材十分珍贵,木质细密,躯杆笔直,尺码统一。在八面山上伐木,砍树容易运料难。树砍倒以后,往往被茂密的藤蔓和张牙舞爪的刺芭笼裹住。没有成形的路,得用木杠一截一截地撬,不断用弯刀开路,披荆斩棘,费力耗神。这一根木料费的力气常常是砍树的几十倍。木料运到辣子溪边,得用竹筏或牛马藤扎成木排,千箍万捆,历尽



艰辛。而辣子溪的木排不能像乌江边木排那么大那么长。大了溪水驮负不起难以运出去，长了在曲曲折折的溪沟里难以转弯也将功亏一篑。现在，十多张排一溜儿顺溪流搁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场暴雨。只要山洪暴发，溪水猛涨，木排就有冲出辣子溪的希望。

乌云像一张变幻无穷的魔毯，由西南方向席卷过来，阳光立刻就阴暗了许多。几束光波顽强地刺穿云朵，斑驳陆离的影子在山野里跳荡着迅速滑过，顷刻又被厚重的云层剪断……如此几次三番，阳光好像有些疲惫，躲到云层后面休息去了。风挟带着浓重的雨腥，东一头西一阵地乱撞。不一会儿，北山口上一个惨白硕长的闪电，像把天边的黑云撕成不规则的碎片，隆隆的雷声撼天动地般碾压过来。这时，风却骤然停了。先头还摇曳不定的各种树木藤蔓，都惊诧得一动不动，仿佛在不安地等着什么。

十多条汉子陆续到齐。

这些家伙几乎都是一样的打扮：青布对襟褂，蓝裤蓝裹脚，橙皮脑壳白帕子，麻耳草鞋蒜瓣脚。他们是一些被人类历史所疏忽所遗忘的残余种族的后裔，有独特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的梦。他们默默地生活在世界的一隅，不知有多少年代了。他们用微笑迎接生活中的厄运，用山歌打发散漫的时光。这漂排前的聚会本来就是庄严生活中的凄凉前奏，但这些汉子偏偏认为空气极其温柔，桃李山果的香味，粽子麦粑的香味，黄牛白羊的腥臊味，野艾甲虫混合的泥土味以及那松杉挺茂嘉树四合的山寨吊脚楼特有的温馨，烂熟了一个初夏阳光雨露长成的一切，仿佛一切光景都具有一种节日的欢乐情调！于是，互相笑骂，敲头摸尾，谁的头帕飞上了天，谁的屁股露半边的玩笑或恶作剧接踵而来，逗笑累了，各自停下来，摸出黄焦焦的叶子烟轻抒慢裹，恬静得像一群小姑娘。转眼间，淡蓝色的烟雾就在一颗颗橙皮脑壳上袅袅升腾

.....

“狗日的东西，一不是田边，二不是地角，立起鸡巴看月活哇？唉？”一个苍老暗哑的声音劈头盖脑地骂过来，大家转身一看，那个干精瘦壳的老者从溪边的芭茅笼里钻出来，边扎空落落的大裤腰边骂。“龟儿子些又不是来吃正客酒，一个二个立起做啥子？快给老子上排！”

这声音十二分威严，比雷声还强悍，那十多条汉子晕头晕脑呆若木鸡，转眼间连忙丢掉烟蒂，争先恐后跳上各自的木排，有的检查箍箴，有的点试撑杆，有的把带的干粮衣服捆在木排上，连大气都不敢出。谁还敢讥笑老头此刻还有闲心钻进芭茅笼解大便臭河滩？

又一个闪电从头顶划过，像几条曲曲盘旋的红色巨蟒，倏地钻进乌云里去了。震耳欲聋的雷声劈头砸下，仿佛要把大地压扁一样。白亮白亮的雨点哗哗地落下来，砸得藤蔓沙沙地响。山巴姑跳上木排，学着别人的样子做这做那，但手忙脚乱，一件事也没做成，连提的那串桐树嫩叶包好的马脚杆麦粑也在臂弯里原样不动。本来她可以随便呼唤一声，小伙子们都会来帮忙，但她没有敢这样做，害怕那个威严的老头。

接着，雷声隆隆，暴雨倾盆。

“么舅公，你看这张排牢实不？”山巴姑终于胆怯地问。那老头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像一尊石像望着辣子溪上游出神。只见他像一头衰老的公牛，头发灰白而稀少，背微驼。暴雨倾在头上，把稀疏的头发熨平，粘在松弛的头皮上，模样十分滑稽。山巴姑这位远房的么舅公，是辣子溪放排的老手。吃这碗玩命饭已是年深月久的事了，自然而然成了这行道的领袖人物。没他领头，就是吃了豹子胆的人也不敢在辣子溪里放排。他对天气、水情、航情了如指掌。今天这场暴雨，就是他昨天擦黑时预报的。按理说预言得到如此真实的证实，他应当心安理得了。但凭他多年的经验，这种天气预报非同小可，不只是下不下雨的问题，而是下多



大、下多久,是否有足够的雨量使辣子溪涨水漂排的问题。若雨量不够,放排的汉子们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把倒霉的鬼天爷祖宗八代都骂遍。焉知不是指桑骂槐骂自己?俗话说,麦黄天,娃娃脸,说变就变,有时雷声大,雨点小,像奶娃娃撒尿一样,下几滴就完了。因此,在先头乌云越聚越厚的过程中,老头很安闲自在,一到真正下雨的时候,他的心就被悬起来,性情急躁,焦虑不安。只有辣子溪的水涨到可以漂排的时候,心才能放下来。何况,今天又多了一个女人,总要多操一分心,多费一些神。虽然过去间或也有女人一起放排,似乎总是不太吉利,有的女人患了风湿病,回来以后常年卧床不起;也有的女人漂排到涪州以后,跟着贩金银首饰的下江人跑了,至今音讯杳无。外侄孙媳妇虽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子,但脾气也是倔得稀奇,万一途中不听招呼,有个阴差阳错,当么舅公的如何担当得起?

雨越下越大,辣子溪的水浑浊了。

“么舅公,你哪个不说话哟?”山巴姑的声音始终是甜甜的,“像借了你老人家的谷子还你糠壳一样!”

老人终于转身,两道寒光透过雨幕扫过来,使山巴姑打了个寒噤。那是一张瘦骨嶙峋的黄脸,雨水在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流淌,最后都汇集到那撮山羊胡须上,像珠子一样往下掉。他的眼睛小而浑浊,右边那片耳朵不翼而飞,一双老树般粗糙的大手,横握一根二尺多长的黄木烟杆,烟杆上吊着酱黄色的猪腰子烟盒,不时晃动晃荡的。

“狗日的东西全给我滚下来!”老头突然大吼一声,兀自朝一个遮雨的岩阡洞走去,站定片刻,又猛然转身,似乎有利剑般的目光扫过来,其实人们只能隐约看到他的身影,根本看不见表情,只是感觉出这种威严。于是纷纷跳下木排,跟着走进岩阡洞,老人待人们到齐以后,把烟杆别进腰带,目光柔和多了,只见他慢慢从怀中取出三寸来长的木雕菩萨,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崖壁

上,然后虔诚地跪下叩头,口中念念有词,大家都弓身跪下叩头,心中默默祈求菩萨保佑……又一个闷雷炸响,把岩壁上的尘土震得纷纷扬扬,掉了满头满身。

洞外传来哗哗的洪水声。

老人慢慢站起来,神色由虔诚变得更加庄严,从怀中的布袋里摸出一个黑乎乎的荞麦粑,将观音菩萨的脚放在粑上点几下,然后把观音像揣进怀里,又取出一把银亮的羊刀,在左腕上轻轻一点,殷红的血就冒了出来,他让血滴在荞麦粑上,一滴、两滴……一共六滴,大体是取六六大顺的意思,连忙用手揉碎,使其均匀,自己先咬一口,然后递给汉子们依次咬,随后吞下肚去了。

山巴姑简直被这场景吓呆了,特别是见到老人的伤口在流血,心就越是颤栗。一切都在无言之中进行,那些汉子依次咬一口荞麦粑,又传递给下一个,刚才还是些疯疯颠颠的汉子们,这时变得十分温顺虔诚。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气氛庄严肃穆。当老人见大家不声不响地咀嚼荞麦粑的时候,才像完成了一件神圣的礼仪,松了一口气。他转身出洞,未走三五步,就大大咧咧地撩起大裤脚屙尿冲洗手腕上的伤口。辣子溪男人们的口头禅是“屙尿不看人,看人屙不成”。有条汉子见状差点忍俊不禁,慑于老头的威严把笑声挤成意味深长的咳嗽,其余的家伙都嘻皮笑脸地看着山巴姑,唉,这男人们的世界,对女人总是严酷的。山巴姑只得闭上眼睛,忍受这难堪的局面,要不是那缺耳老头辈份儿高那么两个级别,她真想破口大骂。但回心一想,老人的滴血的伤口只能用这种方式止血消毒,怨恨又烟消云散了。带血的荞麦粑还在嘴里嚼着,一股腥咸的味儿越嚼越浓烈,山巴姑直想呕吐,她真不明白为什么漂排有这些烂规矩,既然求神灵保佑,神灵就应该对人们宽容。迷信在历史长河中渐次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习俗却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传了下来。老人三下五去二扎好大裤腰,眼睛又直勾勾地盯住山巴姑,这种无言的威慑,山巴姑还是



第一次领教。按理说这帮漂排人中,不仅有角比(汉族人),还有帕比(苗族人)和毕兹卡(土家族人)。除了大家都信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以外,还有信奉白虎廪君的。山巴姑就有一个二寸长的白虎像揣在怀里。见老头那威严的目光,她连忙狠命把苦咸腥臭的荞麦粑吞下肚去。

“哈哈——哈依!”老头终于扯开破锣嗓子笑起来。“像条男子汉,像条男子汉!”接着,他高兴地唱起来:

男子汉,男子汉,  
一顿要吃八碗饭。  
上山怀揣豹子胆,  
下河敢闯龙王殿。

老头一唱,这紧张的气氛立刻就缓和下来。汉子们一人提头,众人跟着唱:

男子汉,筋骨壮,  
天晴落雨在坡上。  
敢向太阳借把火,  
敢偷龙宫白玉床。

唱完了,老头笑骂起来:“嘿嘿,在家是根抵门杠,出门才当漂排匠。格老子,一不是田边,二不是地角……狗日的龟孙子们,上排啰——”他疯颠疯颠地冲出岩阡洞,其余的人也鱼贯而出。

这时雷声小了,雨却越下越大。迅速涨高的溪水卷着枯枝败叶,哗哗地从上游翻卷而来,呼啸着,猛烈地左冲右闯,碰击起几尺高的粉黄色浪花。两岸的牛马藤,扁竹根,丝茅草、水麻叶在洪水的裹挟下,不断地点头哈腰,根却牢牢抓住泥土,拼命挣扎,不

忍离去,表现出杰出的韧劲。漂排的人们早已成了落汤鸡,裤腰带也能拧出水来。看着这一溪不断上涨的洪水,老头高兴得屁股也带笑意。一会儿打口哨,一会儿骂人;指指戳戳教训这个,屁颠屁颠地帮助那个。在他的指挥下,十多张排陆续地用木杠撬着滑下水边,一字儿摆成长龙。每张排都插上楠竹撑杆稳住,等待老头下令出发。那缺耳老头索性把上衣脱得精光,露出山石嶙峋般的脊梁。只见根根肋骨暴突,仿佛要挣脱那层蜡黄皮肤的羁绊。那根黄麻搓成的腰带深深地勒进肚去,空落落的大裤腰里可塞进两只小桶。斜插背后腰带的二尺黄木烟杆,像古代猎人背的一张弓,猪腰子烟盒在屁股上不时碰打碰打,给人一种吊儿郎当的韵味,而将羊刀、观音像用衬衫裹了成褡裢状捆在腰间。

“龟儿子些,快拿烧酒来!”他突然跳上头排,眼望天幕,像干柴棍一样的右手伸出老远。有人就把酒葫芦递过去。八面山上家家会酿苞谷烧,这酒醇甜而浓烈,吞下肚去就像着了火。按辣子溪的规矩,漂排人应当供漂头酒喝。老头一气将酒喝尽,才把空葫芦抛上天空,划了一个神秘的问号落进溪水漂走了。据说让酒葫芦先漂走是洒酒祭路,驱邪避害,因谐音,还有“久福久福”、“福禄福禄”的祝愿。这时,老头才一一嘱咐放排注意事项:排与排之间不能靠得太近,以免碰撞;也不能离得太远,好相互照应;谁闯头排,谁断后尾,真像调兵遣将一般。虽说缺耳老头儿年年放排,但辣子溪水变幻莫测,乌江激流、险滩密布,数百里航程中,没有一次是重复的,都得百倍小心。一切安排停当,老头才双手捧嘴,运足全身力气,面对遮天盖地的暴雨,面对高耸入云的苍山呼出号子。

“呜——啰啰——!”

这是正式漂排出发的号令,也是又一次给亲人告别。号声尖厉雄浑。其余的人也跟着呼出同样的号子,山巴姑的号子始终显得纤弱,圆润有余阳刚不足。此起彼伏的号声划破雨幕,在大山



沟里久久回荡。

山巴姑第一次体验到漂排出发前竟有如此悲壮的局面，止不住泪水已涌了出来，顺着雨水流进口里，有几分咸涩，几分酸苦。她看看其他汉子，个个表情严肃。雨幕中，谁知多少人也流出了眼泪？只是心照不宣罢了，谁知这一出走，将遇到些什么险滩恶浪呢？从漂排起到涪州城卖掉木材返回，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月两月，一个冬季的辛勤伐木，希望全寄托在这张木排上。而辣子溪每年都有这样一群又一群生龙活虎的汉子放排出走，其中总有一两人不能生还。那些不幸的人们，就永远告别了这生育他们的古老苍茫的大山，间或有打捞到尸首，也是缺手少腿的。由于天气炎热，出水便烂，同伴们往往在岸边找一山凹，草草掩埋，噩耗传回家中，大人细娃抱哭一团。请来道师做一水陆道场，超度亡灵。随后，造一衣冠坟。逢清明节、七月半，到坟前大把大把地烧纸钱……她想象家里的人此时也隔着雨幕为她祝福。家里这次就出来两个，除了那驼背大脚杆男人和瘦小的婆婆娘外，这次放排的还有那位和自己同年的细老幺兄弟。婆婆娘经年累月眼睛都在流泪，也许是烟熏火燎的缘故吧。昨晚，老人为小儿子和大媳妇的远出，点燃了六六三十六支红烛，念了半夜的符咒。那片疼心爱心，使山巴姑异常感动。本来她平时很讨厌婆婆唠唠叨叨的脾气，但真要离开这位可怜的老人，却实在有些难以言状的依恋。此刻，离开老人的旅程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的时候，真想再看看她瘦弱的身影，或听听她那嘶哑的声音。可是雨天茫茫，四野洪荒，远处依稀传来几声黄牛的长鸣，更增添了丝丝缕缕的离别惆怅。

木排一张一张地依次漂进翻卷的洪水，前后相距三二十丈。那位虎背熊腰的小伙子黑娃被缺耳老头指定为漂头排的先锋，老头第二，山巴姑那位眉清目秀的小叔子细老幺第三，第四是山

巴姑,以后的依次排下去。前面三张排次第起程之后,一股孤独的感觉立即涌上山巴姑的心头。她甚至有些后怕起来,虽然对这次漂排下过多次决心,但一见那湍急的洪水,飞卷的浪花,心儿还是悬了起来,腿肚子仿佛在抽筋。后面的汉子不由分说,七手八脚地将她的木排掀至激流中心,还嘻皮笑脸地唱《新娘上轿》歌:

新娘子,莫要怕,  
转个弯弯到婆家。  
丫环脱去绣花鞋,  
新郎揭掉红头帕。

.....

山巴姑骂了一句:“砍脑壳的……”木排就猛烈地颠簸起来,把后面半句脏话也给颠进了洪水。她弯腰死死抓住排上的纤藤,本能地趴下,任凭命运的摆布。木排下浊浪翻滚,浪花调皮地迎面扑来,溅了满脸满身。大滴密集的雨点像天空撒下豆粒一样生硬地砸在身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在翻滚,群山在旋转,溪岸跳跃着往后飞速退去,真有骑着骏马奔驰的感觉。十多张排弯弯曲曲摆成两里多长的一条龙,此起彼伏,左弯右拐,形状不断变幻,气势十分壮观,不到半杆烟的工夫,已漂出很远的路程。山巴姑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些,她渐渐地抬起身子,前倾着以骑马姿势站起,只觉得风挟着雨滴像鞭子一样抽打自己……唉,都说栽秧苦,伐木苦,拉纤苦,谁知这辣子溪的漂排苦呢?生命在这种时刻,才真正是在悲壮的旋律上跳荡。生和死,只在一瞬间!八面山是富有的,山货水果,五谷杂粮,珍禽异兽,应有尽有;但八面山又是如此贫乏,日用杂货、针头线脑、布匹盐巴,都依靠木材运出去兑换,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长辈人都说,八面山